■工友情怀

有一种情分叫师徒

□赵闻迪 文/图

工作日的早晨，我到检修部管阀班送报表，一进门便看见新学员张明在整理一只工具箱。他把工具箱里的东西一件件取出来，在工作台上一字排开，点了点数，然后拿起一把扳手用棉纱擦拭，一边擦拭一边仔细观察。那只工具箱外观比较陈旧，不像是新学员的，我定睛细看，箱盖的标签上写着“姚斌”两个字，原来是姚师傅的工具箱。

“早,帮师傅整理工具箱呢?”

“早，我师傅这两天给兄弟部门的人员搞培训，后天要去城郊的光伏电站检修，忙得连轴转，我帮他把工具准备好，省得他劳神。”

“姚师傅运气好,收到你这个又勤快、又好学、又懂事的徒弟。”

“哪里呀,”他憨厚地笑了,“是我运气好,遇上一位好师傅。”

小张的话让我回忆起他刚进厂时的情景。那天，宣传科通知我去检修大院拍摄一个“导师带徒”仪式，到地方后我才知道是新进厂的学员跟师傅“结对子”。拍摄过程中我听到师傅们小声议论：“老李，我听说，这八名学员中，有个姓张的岗前考试成绩最差，不知道是哪个?”“就是那个站在队伍最左边、染了一头黄毛、手上戴着珠链和戒指、穿得花里胡哨的。他叫张明。”“唉，这哪像个工人样子！我可不收这样的徒弟。”“就是……”

我抬头看去，一眼就认出了张明，可能他感觉到有人在议论自己，脸上露出窘迫的表情，但很快就换了一副满不在乎、吊儿郎当的面孔。这时，有个人走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小伙子，当我徒弟。”是姚斌师傅。

姚师傅是重点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年龄不算大，却已经多次荣获省、市级“技术能手”“创新标兵”的称号，还是厂里重点检修项目的工作负责人，技艺精湛、经验丰富。

有人悄悄提醒他：“挑徒弟不能太随意，要是教不出来，会连累你的名声。”他哈哈一笑：“我看好这个小伙子!”

之后一阵子，我时常听到管阀班的同事提起这对师徒：什么姚斌禁止张明留长发、戴手串、戴戒指，张明抱怨他管得太宽；姚斌批评张明学习不用心、训练不勤奋，张明抱怨他要求太严格……我担忧地想：假如总是这么磕磕碰碰的，恐怕这对师徒走不远了。话又说回来，姚斌干嘛给自己挑了这么个徒弟?

又过了一阵子，厂里举行管阀工人技术比武，比赛那天，张明一出场就让我吃了一惊：他的黄头发、手串、时髦衣服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小平头、工作服、劳保鞋；那副懒散随意、吊儿郎当的样子也不见了，言谈举止中流露出年轻人特有的精神和朝气。比赛过程中，他专注的神态、规范的操作、熟练的技艺、谦虚的态度跟之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。比赛结束,他获得了三等奖。我跟宣传科主动请缨去采访他。

“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，说的就是你呀。”一见面我就笑着说，“怎么会有这样大的改变?”

他告诉我：因为高考失利和家庭原因，他不得不上了一所职业技术学院，之后被招聘到厂里。跟那些考上名校、留在大城市工作的同学相比，他感到沮丧、失落，既不想当工人，又不知道能干嘛，对未来毫无规划，一天天地混着日子。有一天，因为一件小事，他又跟师傅发生争执，师傅连一场很重要的培训会都不去参加了，坐下来陪他谈心，一直谈到下班，师傅拉他到厂门口的小饭馆吃饭，推杯换盏间，他把心头的苦闷和迷茫倾吐而出。师傅拍着他的肩膀说：那天“导师带徒”仪式上，虽然他当时打扮得像个不良少年，但眼神里依然觉得他是个自尊、要强、有后劲儿的人。师傅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人生路很长，千万不能遭遇一点挫折就一蹶不振，跨过这个坎儿，前面就是一片新天地。当工人怎么了?只要好好干，一样有出息!还是那句话,师傅看好你！”他心里豁亮开来,眼前浮现出师傅手把手教他画图纸、焊工件的情景,又惭愧、又感动,打那起,他对工作上心起来。

不久前，厂里举办“十佳师徒”表彰会，小张上台作交流发言：“感谢师傅，他是我人生路上的一盏指路明灯……”

■家庭相册

夫妻的一辈子

□宁妍妍 文/图

奶奶在世的时候，爷爷是个不太讨人喜欢的老头儿。因为，他总是刁难奶奶。

奶奶嫁给爷爷73年，伺候爷爷73年。73年来，爷爷对奶奶说话像下命令，不容奶奶反驳。奶奶年轻时，中午12点多下地回来，爷爷说一句：“包点儿扁食吃。”奶奶就会不顾疲惫去包。否则爷爷就会发脾气。

不仅如此，爷爷的口味也很难伺候。奶奶每次把饭端给他，爷爷尝一口就会挑毛病，不是咸了就是淡了，不是太软就是太硬，不是盛的多吃不了，就是嫌盛的少不够吃……反正，只要是奶奶给的，哪怕是个鸡蛋，爷爷也能挑出一堆骨头来。奶奶习惯了，也不吭声。

从我记事起，爷爷和奶奶就没在同一张床上睡过。之前在老家时，他们住在大屋里，屋南一张床，屋北一张床。后来，到了城里居住，成了一人一个房间。我从没见过他们之间有任何亲密的举动，连拉手都没有。有回，奶奶坐在小区门口和几个老太太说话，到了饭点，爷爷来到奶奶面前喊她回去做饭，奶奶起身时，从凳子上没有站起来，爷爷伸手想拉她，奶奶摆摆手不要。硬是自己按着凳子边站了起来。那年，奶奶89岁，爷爷93岁。

奶奶是91岁那年突然不在的。身体一向硬朗，却因突发脑梗，仅撑了6天。去世的前两天，爷爷去看奶奶。人没到，就扯着嗓子哭开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见爷爷为奶奶掉眼泪。到了奶奶床边，爷爷拉着奶奶的手说：“拉拉手，拉拉手。”奶奶那会儿也清醒，眼睛睁着，很乖地让爷爷拉着手。这是他们结婚73年来第一次当众拉手。把在场的我们都看哭了……

奶奶走后，爷爷表现得很是冷静。没有哭也没有闹。还给我们讲一些人都有这一步的话。我们甚是吃惊意外。同时，也略感安心,我们本来还怕爷爷想不开。

没想到的是，奶奶走了一周后，爷爷突然放声恸哭。随后几天，动不动就哭，谁劝都不行。还总是一个人到奶奶的房间里坐坐，坐在奶奶的床上，摸着奶奶的被单，一坐就是很久……

自打奶奶走后，爷爷变了。变得温顺听话了很多。他会艰难地走到正在忙碌的父亲身边，小声问：“晌午吃啥饭?”父亲说：“吃面条吧？爹。”爷爷温顺地说：“好。”这是之前奶奶给他做饭时绝对没有的温顺。

爷爷不仅温柔了，口味也变得很好伺候。无论是对父亲还是姑姑、伯伯、叔叔，都很好说话。之前奶奶在时的难缠无影无踪。甚至，懂事知好歹的让我们心疼。有次饭点儿，父亲给爷爷盛了半碗菜，过了会儿去看时，还是半碗。问为啥不吃？爷爷慌忙咀嚼了几下。一口菜在嘴里含了十分钟也不咽，父亲一尝，有点儿欠火，发硬……

奶奶走后半年，爷爷病了。不单吃饭要哄，连大小便都需要父亲料理。父亲打电话说，有天中午，爷爷又闹着不吃饭，怎么哄都不行，说想吃鸡腿。正晌午，大红日头晒着，父亲骑着自行车去乡里给他买,回来时,衣服都被汗湿透了。鸡腿爷爷只吃了一口就不吃了。

不光闹人，脑子也糊涂。有几次我回老家，爷爷问父亲我是谁，待知道我是在他身边长大的孙女时，就亲得不得了。

大多的时候，爷爷坐在轮椅上，守在大门口，父亲忙着他的活儿。爷爷耳聋得厉害，过路的乡亲们即使喊破天，他也听不见。所以，爷爷的日常就是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大门口……

前几天回老家，带爷爷去饭店吃饭。刚吃了两口爷爷就不吃了，直愣愣地坐在那儿。问了半天,爷爷嘟囔着说:“红烧肉可软,你奶奶牙不好,叫她吃……”

我急忙扭头,泪水奔涌而出。

这一年，爷爷97岁，奶奶已去世两年……

与草木共此生

——读薛林荣《鲁迅草木谱》

□赵青新

研究一个人，感受他的气息是必须的。假如想起那篇脍炙人口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，或许你会意识到鲁迅对花草树木的热爱。假如更有心一些，或许你会注意到这份爱贯穿了鲁迅的一生。作家薛林荣就是这样的有心人，他从鲁迅的作品和札记里提取了一份密码，以花草树木为切入点，以年谱时间为线索，撰写了这部《鲁迅草木谱》。

这是一部关于鲁迅微观研究的随笔集。薛林荣自述，“积数年之功，以十万言勉力勾勒鲁迅与草木之关系”，文章属于风格小品文，依时间顺序一一铺排，秩然成谱，故谓之“草木谱”也，为了避免引申转化，不使原意歪曲，文中所涉内容不乏完整引用，或在材料间稍作过渡、略施议论。换句话说，是一部读书札记，颇有些钱锺书《管锥篇》的旨趣。

这本书邀请我们作一次漫步的遐想，不仅与鲁迅相遇，还与周家大宅的四季桂、夹道的万株杨柳树、上野的樱花、水野的栀子相遇；与鲁迅一起，“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”，听“窗前枣叶簌簌乱落如雨”；在北京，“八道湾的大叶杨有风就响”，兄弟失和之后，鲁迅搬至西三条21号，写下了著名的散文句子，“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；厦门任教虽仅短短135天，鲁迅亦留下了“门前的秋葵似的黄花却还在开着”的记忆；鲁迅一生奔波劳碌，但心眼不倦地张开，“在西安看见很多的白杨、很大的石榴树”，在广州，他与许广平会合，喜悦地说，“水横枝青葱得可爱”；在躺下的大地上，广玉兰是他的墓的一部分。

在草木的芬芳里，我们沿着他的足迹走一走，得一次亲炙的机会，或能弥补一些恍然的遗憾。此外，薛林荣还提示我们留意鲁迅作品的植物描写。比如，短篇小说《高老夫子》两番写出高老夫子和桑树的遭遇，并非闲笔，是为突出人物的虚伪和不堪、窘态与局促。在我极喜欢的传奇笔记改编的《眉间尺》里，杉树林见证了奇特的复仇方式，或者说见证了复仇之前的奇特埋伏。在《药》里，杨柳、红白的花构成了鲜明的植物意象。在鲁迅很多的诗词和随笔文章里，也到处可见飞红繁英、草长莺飞的歌咏或借景抒情、象征的应用。

对博物学的热爱，很早就浸淫在鲁迅的生命里。童年的百草园是他的极乐世界，他渐渐成长为一个小小植物学家，青少年时就能在《莳花杂志》刊登数篇生物笔记。鲁迅始终热心科普工作，他翻译《药用植物》等外文书籍，帮助三弟周建人编写科普教材，他在1930年就发出了林地沙漠化的警告，正如薛林荣所评价的，鲁迅是一位自觉的生态保护先行者。鲁迅的古典传统文化造诣极深，他曾经工笔抄录晋代嵇含的《南方草木状》，专门研究汉画像中的吉祥植物，他的版画水准也是极高的。鲁迅是多才的，在他才华的每一个面相里，都有植物的身影在摇曳，摇曳成一片无垠的风景。

很少有人会不喜欢花草树木的。植物有许多品质，别样的纯朴、坚韧的意志、自由的精神、蓬勃的生命力。对植物的爱，源自我们向外探索世界，向内探索灵魂的努力，物质浸润在世界之中，世界存在于持续活跃的感受和体验。鲁迅是精神力量特别充沛的人类，因此他比一般的人更能体会植物的美与天地的奥妙，也比一般人更贴近这纯粹的存在。

薛林荣的这项鲁迅研究，是很可喜的尝试。这有一点点像是，地底野草的种子钻出来了，葳蕤着，迎风招展，带给我的欢欣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